



华严小说

上一代的是非恩怨、纠缠瓜葛，
使得她强自压抑自己的感情，排拒他的深情……
上一代的恩怨为何而结？
这一代的情愁因何不解？

(台湾) 华 严 著

燕双飞

花城出版社





(台湾) 华 严 著

燕 从 飞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双飞/华严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60-3426-1

I. 燕 ... II. 华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78 号

燕 双 飞

[台湾] 华 严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 插页 239,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426-1

I·2849 定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于
青

智慧的灯

这是从华严的小说里知道的，英国作家斯蒂文荪说过：“人人头上都带有一个灯。”这个灯，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盏智慧的灯。

用华严的小说题目来做这篇介绍文字的题目，不是语言的穷途末路，而是这四个字有对华严小说概括的高度的准确性。我是说这四个字表达作者的意思和作品的意义，已经达到了不能置换的地步。这是可以用时间来证明的。

第一次读华严的小说，给我轰击的就是这四个字。这里隆重地用“轰击”这两个字，也是说明了在华严的小说面前，我们已无法再选择能够比这更合适的语词。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我从来没有读过像华严这样的用对话体写成的长篇小说，从来没有读过像这样用对话的形式写小说却写出一种闪光的人性的智慧，像这般既充满了人性的慈爱又融汇了智慧的幽默小说，更没有体会过一种像被海水拥抱着般的博大无边的对生活的感动。十多年前，我正处在对人生还很挑剔的年轻“夹生”的时代，多少精美的小说都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却又不得不暂时搁置，它们的确是生活中的必需，却又游离于当下的生活，它们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华严的小说轻易地将我击中了，虽然它也不是生活中的那种可以疗饥的食粮，却成了使我能够抑制虚荣浮躁的良药。它使我在醉眼迷蒙中清醒过来，知道人人都有一盏智慧的灯在那里亮着，只要你能寻到它，你的人生之路就会被照



亮，你的生活将因它的照耀而光华璀璨。

是的，正是当年读了华严的小说《智慧的灯》、《神仙眷属》后，对我这样一个对人生百般挑剔的人来说，的确有醍醐灌顶般的清醒，尤其是作者用的是一种令我们倍感蔼然可亲的书写方式，道出了让人不能不深思的生活的哲理。当年我曾记下了小说里几段令我爱不忍释的话，至今受用匪浅。我们不妨一起来再读读，你会感到作者的智慧在透过那泛黄的纸仍熠熠闪光，生活的哲理是能够洞穿所有的前尘后世的：

“世界上不论什么等色的人都应该平等，以生命是平等的道理来讲，世界上不应该有特权阶级；不应该某种人做的事，某种人却不可以做；不应该人生下来不管怎么样便是第一等人，有种人生下来却已经注定只属第二等。”

“事实上人间真正不能相处的怨偶并不多，能否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全靠自己的手来调度。婚姻的成功和失败率各占一半。如果一个人因为得不到理想的配偶而不满意，他不妨满意他已经得到的配偶。”

还有：“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它惟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还有一段也应摘下来：

“事实上人生匆匆，只不过昙花的一现，纵令万载千年的繁花，也都有烟消云散的一天。眼前的时刻不管多么难挨，眼一眨也已经过去了。知道忍耐的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知道忍耐的往往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知道忍耐也就是我说的一切不当一回事，因为能一切



不当一回事便能一切不动心，不但能够忍耐眼前的时刻，即使泰山崩于前也能够不动声色了。”

这些熟悉的语句就是智慧的长明灯！尊敬的读者，我想你会与我认同：借助它，会使我们在崎岖的人生跋涉中走得更加平稳和坚实。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俗人，才需要如指南针般的书卷启迪我们在尘世中蒙尘太久的心。华严的小说能在常人的智慧里显现出了人性的高洁，我觉得它比任何典雅的艺术都要更有诗心。人如果失去了诗心，活着只能是一种物化的存在。但光有诗心而没有平常心，又失之虚幻。读华严的小说，你就会明白，有一种人生，是既有常人的智慧又能见高贵的诗心的。它是让我们既感到自尊、自爱，又能自在在地体现出人生的朴素、简洁和高尚。

现在，它就在你和我的身边。它就是那盏智慧的灯，那是可以日夜偕伴我们并光照我们终生的智慧的灯。

感谢作者华严女士，给我们打造了这盏智慧的灯。需要一提的是，华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也许你会恍然大悟，原来华严小说的哲理味是源自祖父的熏陶。但这并不能代替华严小说里动人的原由，说到底，真正能打动人的智慧，不是哲学思辨，不是家世渊源，而是作者来自生活本身的朴素而真切的人生经验。

如果你感到了心灵的饥渴，那么，不妨立即进入华严的对话体小说，在这里，你能享受到一种如聆师友亲切话语的莫大愉悦。

华严小说

华严女士，本名严停云。福建林森人。为先哲严复先生孙女。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一九六一年以第一部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一举成名。此后写作不辍，以长篇小说为主。每一部作品都各具独特的创意及风格；构思严谨，文笔畅实，富幽默感，尤擅对话；字行之间，充满人性的呼唤，暗示人生的真谛，贵在不言而能令人领悟，使读者产生共鸣而百读不厌，因显潜移默化之功。嗣后以卓越成就荣获台湾文艺小说创作奖及台湾文艺协会“小说创作”荣誉奖，并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这是春暖花开的四月初，华开妍从南部回到台北。午后的天空飘着迷蒙细雨，她下了旅行车，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抹一下脸上的雨珠。大厦的管理员见了她，说声华老师你回来啦。她笑着对他点点头，电梯前按了一下电钮，电梯门开了，她踩了进去；第六楼出来，走到家门口。取出钥匙开了大门。进了门厅，把手中的轻便行李放在地上，脱了鞋子。叫道：

“妈，承妍，我回来啦！”

母亲不在她的卧室中，也不在厨房里，华开妍走进她和双胞胎妹妹同住的房间，华承妍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姐姐，你回来啦！”

“承妍，你怎么还在睡觉，妈呢？”

华承妍眼睛半闭半睁的，一手掩着嘴巴打了一个呵欠：

“她吗？她走啦。”

“走啦？！‘走啦’是什么意思？今天星期天，你说她是上超级市场或者……”

“不，她不是上市场，也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她是离开我们了。”

“离开我们？她离开我们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她没说。”华承妍摇摇头，手背在眉眼间横抹了一把。

华开妍一把抓着妹妹的手：

“你怎么会不知道？她走，一定会告诉你些什么，比方说，她上哪儿去，她为什么走，她什么时候回来……”



华承妍又摇摇头，推开脚上的薄毯子从床上下来。

“你们春假旅行怎么样？好玩吗？”

“承妍，我在问你妈妈的事呀？”华开妍皱着眉。

“妈妈吗？我想她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是怎么可能的？她爱我们。还有，我走的时候她还说这几天她特别忙，公司里有很多事情要她自己料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的是：她有非常重要的事得离开台湾，她是万不得已的，说我们都这么大了，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她……是哪一天走的？当她告诉你她要走的时候，你应该挂个长途电话让我知道呀。”

“让你知道做什么？难道你能够留得住她？而且，她……她是说走就走，什么也没带。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像平常出门那样去了再也不回来了。”

“你说她什么也没带？”

“是呀。”华承妍思索着，“对了，她带了一个小箱子，还有她的手提包，然后……”

“然后怎么样？”

“对了，那时候……她和我正要吃中饭，她还教我怎么炒牛肉，我把牛肉炒好端出来放在桌子上。她吃也没吃，说她得走了，一时不会回来。说……说有人问的时候只说我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说……说我们这幢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最好要搬去和爸爸他们住在一起……”

“她是哪一天走的，承妍？”

“我……我想想看……”华承妍歪着头，“她是你……你走后的第二天……不，或者是第三天……”

华开妍蹙着双眉：

“承妍，最低限度你要让我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呀！”

“那又何苦来，你一天到晚那么忙，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去旅行，我忙着把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做什么？”

“我知道了可以立刻赶回来，然后想法子找妈妈。”

“妈说，我们千万不要找她……哦，对了，她留了几个字给你，我把它放在你的书桌上。”

华开妍跟着华承妍到书房取得那字条，上面的笔迹十分潦草，有好几个字她几乎辨认不出，文句也不完全，不像母亲平常所写的。但母亲的意思她了解：为了情况“十分窘迫”，她只好“匆忙”的走了，要她们“放宽心”、“好好照顾自己”，对“公司”和“外面的人”不必多说话，千万不要找她，时候到了，她自然会和她们联络……

华开妍眨着眼皮猛咬着下唇，一周来载奔载跑的两条腿忽然载不起她那苗条的躯体，整个人疲疲软软的落在椅子上。

华承妍纵身一跃坐在书桌上，一旁纸盒子中抽出一张面纸在眼睛、鼻子上抹了一抹：

“爸爸昨天一大早给我挂了个电话，说……要我们搬去和他们住在一起……”

华开妍双目呆愣地凝着，默默不出声。

华承妍红润的小嘴又那么一瘪：

“老实说，我不愿意到他那儿去，我不喜欢吕示梅，也不喜欢她的蓝天问和蓝天语。我情愿和你两个人留在这



里。但是爸爸不答应，他说两个女孩子没人照顾他不放心，天知道他说的是什麼真心话，如果他真的爱我们，当初他为什么为了吕示梅的缘故不要妈妈和我们？”

华开妍一手扶着额角，闭上涌满泪水的眼睛。

有人敲书房门的声音，华开妍睁开眼，门旁站着的是妹妹在英语补习班里认识的男朋友展以恩。他见了华开妍，爽朗地笑出一列洁白的牙齿：

“嗨，开妍，你什么时候回来啦？”

华承妍见了展以恩，笑嘻嘻的从书桌上跳下来走到他身边。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又回来，来领你的皮夹子和钥匙，对不对？”

展以恩连忙看一眼华开妍的脸孔，看她并没在她那和华承妍同样明亮，却多了万般精灵的眼睛中添了什么神色。笑了笑，对华承妍说：

“可不是，八九成被你藏起来，是不是？”

华承妍笑着一手点一下自己的鼻尖：

“我藏你的钥匙和皮夹子？我发疯啦？你自己有多糊涂自己不知道？”

展以恩也笑着：

“好吧，算我糊涂，把东西还我。我到了家门口才发觉我把皮夹子忘了哩。”

展以恩拿了皮夹子和钥匙，对着华开妍手一挥，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问华开妍道：

“旅游愉快吗？”

又问：

“你是几个朋友自己去玩的呢，还是带了你们那些大男孩学生去的？”

又问：

“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呢？”

皮夹子和钥匙在手中摇晃得叮叮当当的，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

“很难过你们母亲走了，她那么匆匆忙忙的到哪儿去了呢？”

展以恩走了。华开妍皱着眉：

“承妍，你把我们家的钥匙给了展以恩啦？”

“那是他自己家里的钥匙呀！”

“我是说你早把我们家的钥匙给他了，对不对？”

华承妍睁着大眼睛：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你没给他钥匙，刚才没人替他开门他怎么进来的呀？”

华承妍双手蒙着脸孔，眼睛从指缝中看出来，怪不好意思般的嘻的一笑：

“算你聪明，我是给他了。”

华开妍沉着脸：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不可以？他家里很有钱，不会来偷我们东西的。再说，我们也没有东西怕给人偷，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对了，而且那把钥匙妈不用了，交给我。我留着也只是留着，交给展以恩免得他来的时候我还要替



他开门嘛。”

“他前后用过几次这把钥匙？”

华承妍两道弯弯的眉毛向上一扬：

“什么人去算嘛。”

“他的父母呢？”

“都出国开会观光去啦。”

“那么……”

“他晚上都来我们家陪我。”

“什么?!”

“你怕什么嘛!”

华开妍噓了一口气：

“承妍，你难道不知道你不可以这么做!”

华承妍斜抬起眼梢看姐姐：

“为什么?”

“因为……”华开妍打住了，举起的一只手放了下来。

华承妍翻一个白眼，一副怪姐姐不了解她的苦衷的表情：

“妈走了，你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多寂寞，夜里好害怕，展以恩好心来陪我，不然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办?”

“问题就在这里，展以恩是一个男孩子……”

华承妍打断姐姐的话：

“是呀，他当然是一个男孩子，他是我的男朋友嘛，你难道还要他是个女孩子不成?”

华开妍摇摇头：

“唉，承妍，你现在是故意和我开玩笑是不是？他是一个男孩子，你是一个女孩子，你们还没有结婚，你怎么可以让他来家里陪你过夜呢？”

“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早点儿结婚？！”

“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说你们还没有结婚，你这么做惹人笑话，给自己添麻烦！”

“惹人笑话我不管，添麻烦？你说我会给自己添什么麻烦嘛？”

华开妍吸了一口气，吞咽下一口口水：

“男孩子……男孩子他们和我们女孩子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冲动，会……主动的想做一些事，然后……”

“不，姐姐，以恩他很乖，什么事情都听我的指挥。”

华开妍真不知道要怎样向妹妹解释下去，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华承妍拿起听筒，说了两三句，把听筒交给华开妍，说：

“是爸爸，他要和你说话。”

华开妍对着电话听筒叫了一声爸爸。那边传来华得实沉缓的声调。

“开妍，你回来啦，你妈妈离开你们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承妍说妈妈没跟她说什么。”

“她没跟承妍说什么我是了解的，你呢？她和你两个人可以说相依为命，难道事先没和你商量吗？”

华开妍不回答父亲的问题，只说：

“爸爸，承妍说你要我们搬到你们那儿去，你是……”



真的希望我们去和你们住在一起，还是你认为你应该这样做？”

华得实叹了一口气：

“开妍，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回来。我想念你们……这些年来，虽然我们也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总希望我能和你们团聚在一起。”

“你……你想……我们管她叫吕阿姨的那一位，她会怎么说？我相信她会不习惯，家里添了我们这两个属于她丈夫前妻的女儿吧。”

“不，开妍，她不会的，她心地非常好，我和她结婚到现在十多年了，知道她非常喜欢你们，同样的，她的两个孩子，我也看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华开妍沉着一口气：

“也许你这两个儿子会不习惯，家里凭空冒出来两个根本不是他们姐妹的姐妹！”

“这只是你自己那么想，开妍，蓝天问和蓝天语近来和你们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出国留学以前，你们就已经认识了。你认为他们是……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吗？”

“我没有注意，爸爸，我一向没有时间和精力注意那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人。”

华得实叹了一口气：

“开妍，你是不是和你妹妹一样不愿意回来和爸爸住在一起呢？”

“不，爸爸，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当年你离开我们，我们伤心，但是不能不接受那个事实。现在我们已经学会